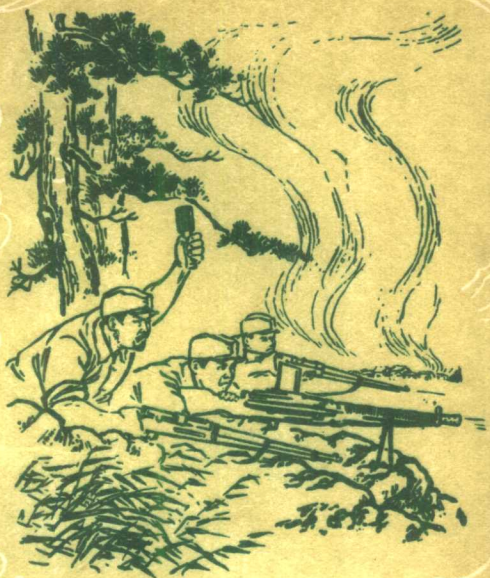




淮阴八十二烈士

李广涛 著

淮阴八十二烈士

李广涛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日寇曾向我华中根据地淮海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消灭我主力部队，侵占我根据地。当时，我驻守刘老庄的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英勇地阻击了敌人。八十二位同志与敌人整整搏斗了一天，连续打退了数千敌人的五次冲锋，敌人用重炮持续轰击达六小时，我刘老庄阵地仍然屹立未动，直到黄昏，由于弹尽，敌人冲入阵地，展开了肉搏，直到最后全部壮烈殉国。

本书作者以深切真挚的感情，如实地反映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英勇战斗，歌颂了在坚持敌后斗争中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

淮 阴 八 十 二 烈 士

李广涛著

江苏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一〇号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三 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5/8 插 4 字数 21,000

一九六〇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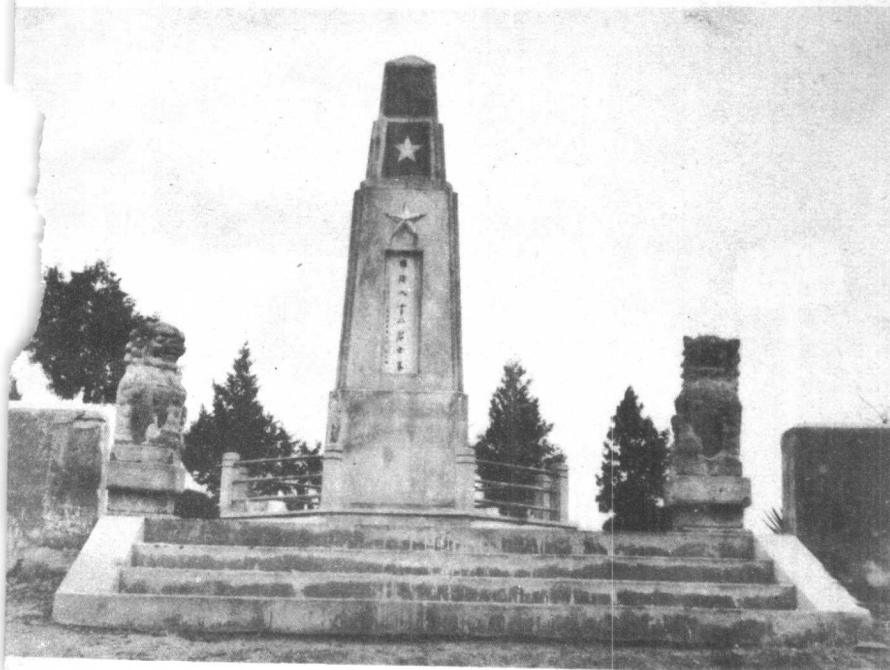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二月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数 20,001—7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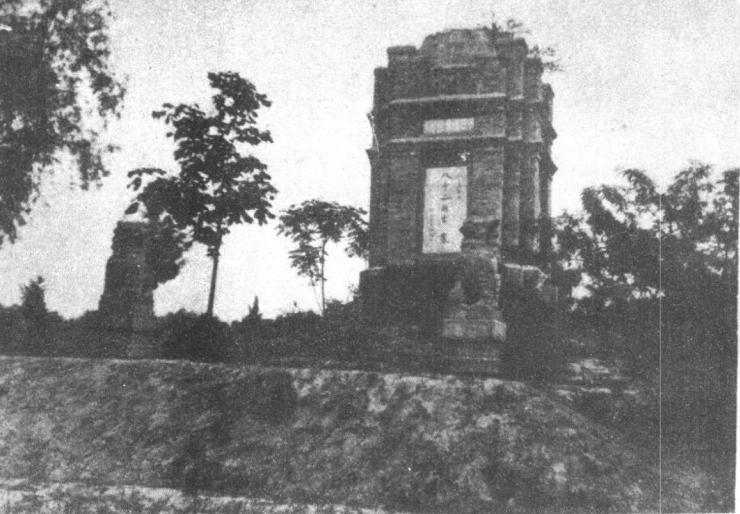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嵇锡林

责任编辑：吴正生

CAE9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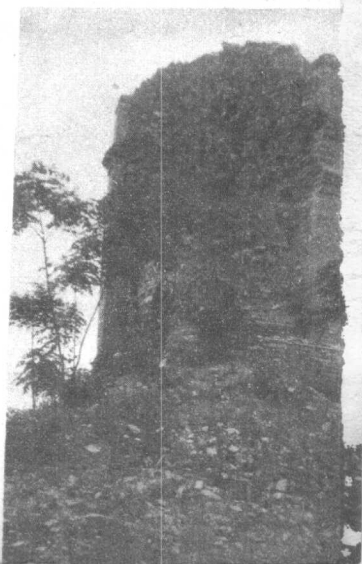


解放后修建的淮阴八十二烈士墓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我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淮海区人民，为八十二烈士修建的烈士墓

一九四七年，
国民党反动派进犯
淮阴后，把八十二
烈士墓破坏了



淮阴八十二烈士墓碑記

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拂曉，从淮阴城开出一支国际强盛的队伍，日寇，六十名师的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配各有野战炮，重机枪；过了老黄河，盐河；向北，梳子样的「扫荡」过去，一直「扫」到泗桥，刘老庄。刘老庄，在春天，交通沟从庄子里伸出来，散兵壕式的弯曲，不知去向；傍着土地庙，站着特枪的哨兵；战士，枪弹都上了膛，机枪都退了衣，手榴弹都挂在身上，但态度是开散的。这位置的是一个连，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第二营第四连；从连长白武材指导员李云鹏到司号员通讯员，一共八十二个人。

发现敌人，哨兵以连续的发射，代替报告，一个连，八十二个人，立刻进入交通沟，抵抗；交通沟是断绝的，不能够退却，抵抗；就是一个连，没有友邻部队，不能够得到援助，抵抗；优越的敌人，迅速的完成了几重包围，不能够突围，抵抗。再不是春天，再不是开散，而是战斗。保卫刘老庄，保卫自己。敌人，发起冲锋，一次，无敌；二次，无敌；三次，无敌；四次，无敌。敌人认清了对方不能退，集中了炮火，上一百门，轰；指向着一条蜿蜒的交通沟，轰。

这个连，八十二个人，从拂晓到黄昏，度过那极端紧张，残酷，饥饿，悲壮的十二小时。只有枪声，炮弹声，手榴弹声；只有鲜血，挣扎和死。八十二个，八十一，八十，七十九，七十八，一个连的连减到不成

力连；两个排，一个排，两个班，最后还不到一个班；整天的战斗，整天的射击，剩下的人的剩下的子弹，最后还不到一枝枪的连放。绝望的牺牲下去，亦英勇的牺牲下去。他们凭了什么？有这样一股不屈不挠的抵抗的力量。等到

一条交通沟都静寂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同战场一样的昏暗，敌人才敢缓缓的踏向交通沟的边沿，顺着交通沟，彼此的躺着一步枪，机枪，全都折断了，炸碎了；弹药都射尽了，手榴弹都掷光了。敌人想要，但是不能够拿走一样还象样的武器，作为他「胜利」的代价。他亦无可奈何的撤回他自己极恶的黄色军服包裹着的法西斯傀儡的僵尸，二百几十具，这便是他在新四军面前应有的「收获」。

三年后的三月十八日，刘老庄，依然是春天，就在那断绝的交通沟的旁边，已经长起了一个方形几里的嫩黄的柳圈；在柳圈的中心，高大的堆起了一个奉安中国人民英雄的山陵，在山陵的正面，洞开着一个大书「八十二烈士墓」的墓门。

淮阴现在是胜利的和平了，一百年的民族仇怨是获得报复了，八十二烈士的灵魂是应该安慰了，但是，不会忘记的，烈士们的亲爱的同伴，还在山海关的长城外，为中国人民事业，奋斗。他们，也更不会忘记这八十二个烈士，因为这是他们最好的榜样。

三年中，直到克复淮阴淮安后为止，我与三师的同志们，共同工作，共同担负救后抗战的一切

实项，我更不能不忆生者，我更不能不悼念逝者。向八十二烈士，我致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成都李一氓謹記。

統一書號： 11100 · 105

定 价：(7)二角八分

目 录

一	序曲·····	1
二	刘老庄前的伏击·····	8
三	陷重围·····	14
四	五次反冲锋·····	17
五	坚守阵地·····	22
六	视死如归·····	29
七	哀悼·····	37
八	蒋军的罪行·····	40

一 序曲

由陝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入路；
从拂晓，达黄昏，全連苦战殉刘庄！

这是一九四六年春天，前中共苏北区党委书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同志为悼念八十二烈士而写的輓歌。

这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新四軍的一个連，遗留下来的一篇战斗史詩。

这是八十二位志士，为了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保卫党、政、軍领导机关和保卫广大的人民群众，浴血苦战，粉碎了日寇步、騎、炮兵三千五百余人的五次冲锋和半天炮击，在毙伤了日寇近五百人之后，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事情的发生，距现在将近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但烈士們孤軍御强寇、血濺六塘河的英雄形象，却永远活在人民的記憶中。他們崇高的人格，堅貞的操守，以及对于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誠的赤心，真是足以流

传后世。

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在苏北淮海区淮阴县境内的刘老庄。

苏北淮海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轄有：东海、灌云、沐阳、淮阴、涟水、泗阳、宿迁等十余县。当时敌人只能控制县城和較大的交通市鎮，抗日民主政权的政令，一直可以推行到敌人据点附近。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淮海区这一带，就在中共江苏省委徐海蚌特委的领导下，在农村中建立过党的组织。这一带的人民群众，早就受过紅色风暴的洗礼。后来党的组织虽然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但却在这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的烽火是不会熄灭的。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一带的老百姓与热心救亡的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在爭取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很快地就组织了抗日救亡的团体，成立了抗日武装。如在东海、灌云、沐阳一带活动的三团，在淮阴、泗阳、涟水一带活动的八团，不久后两个团合并为淮河大队。在当时，这支人民武装的幼苗，是很难站住脚的，不仅日本鬼子要消灭他；就是当时尚未公开投敌的国民党

反动派，也把他看成眼中釘，和日本鬼子一鼻孔出气，千方百計地企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因此，这支抗日武装的幼苗，不断受到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一九三九年冬天，在六塘河两岸和钱集一带活动的淮河大队，曾险些被国民党反动派韓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部下徐继泰的部队消灭掉。当地老百姓为了抗日保家，曾派人到山东去，先后迎来了两支劲旅：一支是八路军独立旅；一支是八路军的胡田大队。胡田大队原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支主力，以后改編为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有了这两支劲旅的扶植，淮海区的抗日武装，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了。一九四〇年春天，党中央刘少奇同志来到华中后，华中的抗日面貌更焕然一新，人心振奋。在中共淮海区党委的领导下，淮海区建立了三三制的淮海抗日民主政权——淮海区人民行政公署。皖南事变后，以新四军三师十旅为基础，又加强了淮海军区的领导，实行了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的方针，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发动千百万人武装起来打击敌人，并在根据地内普遍地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虽说是在战争的

年代里，人民生活却过得很好，群众在对敌斗争和生产上的情绪都很高昂，各个阶层的人民都拥护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尽管敌人每年都要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几次大大小小的“扫荡”，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群众力量粉碎了。淮海区形成了大块的根据地，形成了有坚固基础的中心区。当时淮海区的领导机关，经常在六塘河两岸张圩子、陈圩子、小胡庄这一带，一住就是半年。这些地区离敌人据点较远，群众基础也坚固，因此敌人下来“扫荡”，要不是出动几路大股人马，进犯到中心区是不容易的。

淮海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有力地截断了陇海铁路东段的敌人，使山东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华中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联成了一片。这象是插在敌人心里的一把钢刀，威胁着汪伪淮海省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和战略要地——徐州，迫使敌人在淮海的交通命脉——盐河、运河长期处在瘫痪状态中。因此，淮海根据地也就成为敌人策划在华中地区大“扫荡”的一个主要目标了。

就在这个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给全国政治局面带来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逆

流。在正面战场上，蔣介石貫徹反動的保存實力的觀戰政策，給日寇以可乘之機，於是原來在正面戰場上的敵人，大批大批地調到敵後戰場上來了；又由於蔣介石執行“曲線救國”的政策，唆使原來在敵後的反動軍隊，大批大批地投降敵人，促使日寇將矛頭指向華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了殘酷無比的“三光”政策，“鐵壁合圍”，“梳篦式地掃蕩”。不久日寇又把这些毒計運用到華中。華中地區的鬥爭形勢也就愈來愈緊張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淮海區周圍所有城鎮據點，僅留偽軍看守，所有日寇都星夜出動，向我淮海區進犯。

泗陽、眾興的敵人，在十八日拂曉即抵達后莊圩子，繼續向錢集方向進犯；灌雲、東海的敵人，在十七日晚，進入淮海區的腹地高溝、揚口，秘密隱蔽，黑夜又繼續向中心區移動，漣水的敵人，在十七日凌晨，從對岸的碼頭偷渡鹽河西犯；連守備在徐州戰略據點的敵人，也偷偷地出來，增援到沐陽，配合原來守備在沐陽的敵人，星夜沿淮沐公路南下。各路敵人都指向一個目標，企圖合圍六塘河沿岸一帶的我黨、政、軍領導機關；並尋找我主力部隊作戰，企圖一舉

消灭我淮海抗日根据地。

六塘河在淮阴城北，离城約九十华里，是淮阴、沐阳两县的界河，河北是沐阳，河南是淮阴。六塘河由西北流经淮阴与沐阳的县界上，又分出一条支流。北边的那条河称北六塘河，又称后六塘河，这是六塘河的主流，过去有大水的时候，河寬約里許，战前連云港、潮河里的近百吨的船只，都能进入到这里；南面的那条支流，称南六塘河，又称前六塘河，河床很窄，在冬春两季，水深尺許，可以涉水而过。六塘河两岸，是一片青砂壤土地带，土地肥沃，盛产花生。当地群众为了預防风砂，同时有木材和燃料用，都充分利用空地植树造林。到了春天，这六塘河两岸，花开遍野，紅白相間，沿堤綠柳成行，到处是一片片的桃林与梨园。

南北六塘河之間，是一大块夹滩地带，夹滩南北約十余华里。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这儿离开敌伪据点較远，由于两河之間地形的关系，形成一个緩冲地带。任凭敌人从河的那一边来，我們只要跨过另一条河，就能隔河对峙，凭着河堤阻击敌人。所以，长期以来，淮海区的党、政、軍领导机关，得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較长期的住在北六塘河两岸：张圩子、小

胡庄、陈圩子一带，领导全区人民抗日，大搞生产运动，并在这里办学校，训练干部，兴医院，为群众谋福利。

这次敌人出动了几十路人马，矛头就是指向这里。在这大小几十路敌人出动的同时，从淮阴城还出来一大股敌人。这股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之一——六十五师团川岛部队，是继敌军三十五师团后增调到华中的，是这次“铁壁合围”的指挥中心，也是这次“大扫荡”中最强大的一股敌人。就在这次“大扫荡”的前两天，川岛部队派出一大股人，先在淮泗路以南，洪泽湖东北一带“扫荡”，显然是想把我洪泽湖东北的武装压缩到淮泗路以北。一开始就扬言要在洪泽湖一带“驻剿”一个月，实施“治安强化”；忽然在十八日拂晓前，川岛亲自率领淮阴、淮安的全部兵力、星夜北犯，深入我根据地，企图抢占南六塘河岸的古寨镇和大槐树渡口，配合其他各路敌人，把我党、政、军领导机关以及被压缩到六塘河夹滩之间的武装置于绝境，敌人这样的规模和声势，在淮海区来说，比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旬的“大扫荡”来得还猛。那一次，敌人只动用三十五师团的两个联队和一师伪军，并没有与驻淮阴的敌人配合，这样六塘河南就

是个缺口，所以敌人扑了个空。这次看来，敌人好象取得了经验。川島师团出淮阴城过王营鎮大桥后，就分路北犯，直指六塘河。如六塘河南岸果真被敌人控制了，我們的損失将是难以設想的。只差一个多小时，敌人就要占領古寨鎮和大槐树渡口了！就在这个时候，我駐守在刘老庄上的一个連挡住了敌人的进犯，惊心动魄的战斗，也就在这里开始了！

二 刘老庄前的伏击

刘老庄是淮阴城北乡的一个普通村庄，靠淮沐公路，正当淮阴城敌人北犯的路旁。三月十八日拂晓，东方刚刚露出一线曙光，从南面隱約的枪声中，老百姓有经验地判断出是发生了敌情，人們馬上就停止了劳动。青、壯年們立即拿起武器，向庄东张集区民兵大队部集合。妇女老弱們，见有主力部队住在庄子里，胆量也就壮了。尽管部队里有些同志动員他們赶快走进交通壕，向西北方向轉移，但是她們总是迟迟不愿离开这里。

住在刘老庄的部队，是我新四軍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的一个連——第四連。

这个連的連长白思才同志，原来是十九团的作战参謀，为了加强对連队的领导，貫徹党的“精兵簡政”的政策，党把他下放到这个連当連长。他是农民子弟，十六岁就参加紅軍，后随紅軍从他的故乡江西长征到陝北，又渡河东征，北上抗日。“七七事变”后，紅軍改編为八路軍、新四軍，进入敌后抗战。白思才在八路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初期全国聞名的平型关战斗。在战争中度过了近十个年头，经过較长時間的战斗考验，此时他才二十多岁，已是一个勇敢善战、沉着机智的青年指揮員，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这个連的政治指导員李云鵬同志，原来是个青年学生，从师范毕业后，当过两年农村小学教員，一九三六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鋒队。抗战开始时，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前线参加了八路軍一一五师，在連队里当文化教員。在連队中，他和战士們一起生活，一块战斗，经过长时期的鍛炼与多次战斗考验，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連队指导員。

这个連的三个排长，也都饱经战争的鍛炼，有的还是长征过来的紅軍老战士。連队里的战士們，大多数都是一九三九年前后参加部队的，階級觉悟程度